

冬雨

□刘伯毅

冬天盼望的是下雪，雪花飘来了童话世界，给人浪漫的诗意图，但雪是一个尊贵的客人，请来不易，常常不请自来的是冬雨。当人们还在回味秋天的绚丽色彩时，冬雨已悄然而至，而且一下就是数天。

冬雨的外在形式有点像春雨，柔软、飘逸，像鹅毛、像柳絮，不疾不缓，细细密密，它下得瑟缩，冷清。在低温的日子里，在叶子大多落下的萧条中，在路灯冷冷的光线下，冬雨点点滴滴尽是寒。冬天最尊贵的客人是太阳，有着金色温暖的阳光，冬雨来了，太阳和阳光没了，人们添了衣服缩着脖子，开汽车的还好，骑电瓶车的还是觉得冷，心里面有委屈，特别是需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。

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我总觉得陆游这诗应该写在秋夜里，冬雨没有这样铿锵作响的豪迈。冬雨是安静的，雨声也细若无物，几近于无，细细的雨丝扭曲着身子斜斜地飘在地上，下得满街泥泞，下得阴冷湿重。在冬雨的笼罩下，往日里一切的喧嚣都归于沉寂，远处的田野，近处的楼宇，路边的一草一木都受了冬雨的影响，失去了生动的表情，默默地不出声。即使泛着光，也是一副可怜相。

田野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，我常散步的那块田地，只留下一行行一列列参

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

□夏俊山

邻居的小女孩读一年级，妈妈要求她记住“人在课堂，专心听讲，注意黑板，作业莫忘”。我想，就学习而言，这位妈妈的心中，课堂、黑板、作业一定占据极重要的位置。想到几十年前，我记忆深刻的学习，恰恰是在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。

那是1976年年底，我幸运地进入了海安县新海公社供销社。李东本主任安排我到王坚手下，收购土杂废品。

那时的乡镇供销社，门面最耀目的是百货门市部。因为商品紧俏，针棉织品、茶糖烟酒等许多商品都凭票供应，营业员上班后，坐在玻璃柜台后，干净又体面。生产资料部也不错，肥料、农具等都是等人来求购，从来不愁销路。到了土杂废品收购部，王坚师傅交代我：“收购羊皮、毛皮，你把握不准。你就以收购废铁、废纸、酒瓶、酱油瓶、牙膏壳、鸡胗皮、旧塑料等为主。”20岁出头，正是谈恋爱的年龄，偏让我每天跟各种废品打交道，干供销社最脏最乱的工作，我有些不乐意。

一天，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来看我，我跟他讲了心中的不快。父亲沉默了一阵，盯着我说：“你是希望我找李主任，把你调到百货柜吗？这办不到。你这么年轻，不从低处开始做，难道让年纪大的从低处做起？在低处干得好，才可往高处去。我就是从学徒开始的。”

父亲的话，我想了很久。越想越觉得有道理。在供销社，数我年纪轻资历浅，不干最脏最累的活，难道让年长的来干？气顺了，干什么都踏实多了。很快，我就体会到，收废品是不能懒散的。卖废品的，多是忙碌的农民，我手脚麻利算账快，能节约他们的时间。收来的废品乱堆乱放，既占场地也难看，闲下来就琢磨怎么分类堆放，节约了场地，看上去感觉也好。有人说过，做人有两点，全世界都欢迎，这就是勤劳和诚实。就让我从勤劳和诚实做起吧。

转眼已是1977年。天，依然冷。下午，快下班了，一位农民却敞开衣服，闯了进来。他挑了一担废品，我收下后，发现有一个锈蚀的很大的铁构件，里面有一块发黑但没锈，可能是其他金属。我指出后，农民说：“其他金属也不会比铁便宜，我还要回家，随你怎么算吧。”我按废铁计价，算完账就下班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我把铁构件放在阳光下，用铁锤狠敲没锈的部分，竟看到了铜的光泽。哦，真是铜，氧化发黑了。废铜

芬芳
一叶

差不齐的稻茬以及几堆草垛。如果时光倒流，回到我小时候，这些稻草是宝贝，把它抱回家。一部分盖在房子上，为主人遮风挡雨；一部分垫在床上，为亲人温暖寒冬；剩下的用作燃料，烧熟一日三餐。而现在，它们也淋着雨，和人的心情一样，肯定不爽。

仔细想想，冬雨并没有什么错，它同样是大自然和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。冬雨，虽有雪一般的莹、冰一般的坚、霜一般的寒，但它同样渗透着大地，浸润着万物，摧毁着枯朽，鼓舞着新生。许许多多在冬天孕育的芽，蜷曲的根，蛰伏的冬虫，飞翔的候鸟，都在冬雨中，汲取着营养，积聚着力量，等待生命新一轮的躁动。而人呢，也会因冬雨，少出门多享受家庭的温馨，会因为冬雨的寒冷更渴望接受和付出热乎乎的爱。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/车、马、邮件很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，诗人木心的这句诗，真适合冬夜的雨天读，诗的意境跟这冬雨，跟这氛围很吻合，好像时间被爱包裹了。

回味人的一生也像四季，也会有春夏秋冬，也会有起起落落，也会有晴天雨天，但人生应该积极乐观，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追梦人。或许这可以抵御的寒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从内心散发出的寒意，就像这冬雨一样，尽管下的时候寒冷，但再往前走，就是润如酥的天街小雨了，就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了，就是万紫千红的春天了。



冬日晨韵

孙镜福

西乡牧马河(外一首)

□李新勇

金牛镇戍四时清，牧马河边瑞气盈。
山恋冬云作鱼卧，水连天碧入楼行。
客怀诗兴逢烟墨，世事人情验友名。
且听波前多唱和，禽飞往复似泉声。

钓鱼

□黄红卫

我打定主意去找水堂。

之前几次电话给水堂，不提钱的事不说其他，只邀水堂一起去钓鱼。水堂总是敷衍，要么身在外地要么没工夫。

城东到城西，一路绿灯也要个把小时。我来这座城市时，水堂尚在苏北老家，看我稳住了市场，也动了南下的念头。其实我起步比水堂晚，启动资金多亏水堂出手相助。我与水堂一个村，同年同月生，捉知了，捣马蜂，偷红薯……有事没事好事坏事黏一起，不善读书不勤劳作，独独迷恋钓鱼。

那个春天，究竟哪年春天记不得了，反正桃花又开了河水又暖了麦子又抽穗了蜻蜓又飞来飞去了。水堂约我去钓鱼。水堂说梦到钓到一条抱都抱不动的鱼。水堂替我算过一笔账，一辆自行车起码用二十条大鱼换。

水堂有辆吱吱嘎嘎的自行车，到哪儿都带着我。

想钓大鱼只有去龙潭。龙潭离家几十里，偏僻、荒凉，除了起伏的芦苇、盘旋的水鸟，看不到一点烟火气。

将近一时辰，只钓上几尾倒霉的小鱼小虾，没有梦中的大鱼。正想说撤退，却听水堂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我忙看过去，只见水堂已扑进水里。我吓一跳，龙潭是白龙洗澡之地，据说水深不可测。

果然，水堂扑腾扑腾便迅速下沉，眼看淹过脖颈，水堂挥舞手臂喊了声“救命”。我一激灵，连鞋带袜扎了下去。我什么都玩不过水堂，唯戏水让他甘拜下风。

事后许多年，水堂仍心有余悸，说拖他下水的是条大鱼，一条比我两个头还大的鱼！

手头宽绰后，我去找水堂还启动资金。水堂说不用，这笔钱算你股份。水堂兴致勃勃，告诉我正在打龙潭的主意。看来，水堂念念不忘那条比我俩的个头还大的鱼。

我表示不感兴趣。

水堂说你会后悔，一旦打造成功，可是苏北最大的以垂钓为主的休闲农庄。

“农庄可以搞，苏北最大恐难以逾越。再说龙潭是块烫手山芋，好搞的话轮不到你水堂。”我这样想也这样提醒，水堂说我多虑。

大概过了两年，水堂发来消息，称前期不容易，铺垫太多，过五关斩六将，现在各项工作终于完成，准备择日开工。

我猜水堂一定花掉好多好多银子。但是哪有办事不花钱的。

过不久，有风声传过来说龙潭工程事故

紫琅诗会

精短小说

比重大，回收价差不多是废铁的10倍。这个铁构件不知道是什么机械上的，我找来撬棍，又是撬，又是用铁锤狠砸，直到头上冒热气，才把那块废铜弄下来，一过秤有两斤多。怎么处理这块废铜呢？王坚说：“来卖废品的人，我认识。他也是走村串户当废铁收购来的。你就开张收购废铜的票，算自己的吧。”

王坚说的真心话，还是在试探我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做人要诚实，具体到做生意，不就是要诚信吗？这些念头闪过，我对王坚说：“既然是收废品的，他还会来卖的。这便宜我不占，还是等卖废品的再来，算给大家吧。”

后来，一些收废品的都乐意把废品买给我。天天收废品，我发现了一些可以据为己有的“宝贝”：收购的废书中，有一些毁掉实在可惜，我用自己的旧书本把它换下来，放在宿舍里有空就读。读过了，不想要了，再用它换新的“宝贝”，有的书实在喜欢，就以废纸价买下来。等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我已读了不少书，也积累了不少书。其中一些书就源自供销社的废品收购。

我没有返校复习，没有去读突然火起来的“高复班”，参加高考后却拿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有人问我，你考得这么好，是在哪儿学习的呀？思考后，我告诉他：我在学校时，学了一些知识；离开学校后，在新海供销社也学了不少。

“在供销社，能学什么呀？”问的人不以为然，我也没多解释。我知道，他没有我这样的经历，就不会有我这样的体会。能理解我的回答的，也许只有我父亲，他18岁参加革命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商业部门工作。他知道，儿子在乡镇供销社收购废旧物品，既为穷困的农民增加了微薄的收入，也为保护环境作出了贡献。更重要的是，社会大课堂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阶段，儿子在供销社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。新海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，那可是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啊，在这样的“课堂”，可以学到为人处世，可以学到善恶成败……



茶美西乡

水流洗濯米仓山，谁种千峰万树繁。
天阔叶开波色瘦，风清露浅鹤毛寒。
雕梁隐隐传神笔，画栋翩翩接善兰。
我欲从君酬往事，细寻题榜作阑干。

频发。我打电话给水堂，水堂说别信，一些人巴不得我水堂搞垮。我想不出“一些人”是哪些人。又过不多久，有消息传过来说龙潭工程面临停滞，水堂正四处筹钱。不等我打电话，水堂电话过来了，我主动说：“那五十万启动资金该归你名下了。”水堂说：“有什么用，五百万也不够，家底全赔进去了。”

我替水堂担心，问他人在哪里？水堂说在苏北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。为了农庄，水堂把苏南的生意甩给了老婆。

我说：“咱俩好久没一块儿钓鱼了，约个时间。”水堂想了想，同意了。

我老家有口小河塘，多年前把它改造成了鱼塘，曾有人出高价租赁，我不愿意。我是个恋旧的人，包括烂漫的桃花、青青的麦苗、清澈的河水、飞舞的蜻蜓。

将近一时辰，水堂没钓到一条像模像样的鱼。我话归正题，劝水堂回苏南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水堂抖动着鱼竿：“你到底借不借？”

我不好说你老婆找过我，说借钱给你等于害你。面对水堂，我真说不出不借的理由。

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什么生意能让你起死回生？水堂扭过脸，脊背对着我：“反正不是贩毒。”

一路红灯，等踏上城西街头，将近中午。之前听说水堂因身体原因暂住苏南，究竟在哪？连他准备离婚的老婆也不清楚。我忽然觉得被水堂骗了。可是，他骗我了吗？距离上次钓鱼整整五年，期间，水堂从未主动找过我，倒是我，一次又一次叫他，仿佛水里的鱼，游来游去寻找美味的鱼饵。

我重新对着手机：“水堂你到底在哪里？”水堂说：“别钓我了，不就五十万，犯不着牵肠挂肚。”我说过，面对水堂我说不出不借的理由，更别说少于五十万。

我说：“龙潭工程又上马了。”水堂说：“不上马才奇怪，都怪怕钓鱼水平不高。”我说：“随你水堂信不信，我想帮你。”据我所知，各路债主正联合告水堂，案件成立的话，他将面临牢狱之灾。

水堂“切”地笑了起来：“帮你那个朋友去吧。那个朋友给了你下了什么鱼饵承诺你多少股份？真看不出，原来你是条大鱼呀！”

我恨不得扇自己五百耳光。我承认是个酒鬼，被几杯茅台灌走了内情，让居心不良的朋友钻了空子。

事到如今，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对着手机其实对着虚无说：“我愿意自己是条大鱼，一条像当年那样拖你水堂下水的大鱼。”